

长/篇/小/说

傅道亮 / 著

将计就计



新 华 出 版 社

将计就计

傅道亮 /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将计就计/傅道亮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166-3999-3

I. ①将… II. ①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2300 号

将计就计

作 者: 傅道亮

责任编辑: 贾允河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新华出版社天猫、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印 刷: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8.25

字 数: 29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3999-3

定 价: 4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目 录

第一章	死里逃生	1
第二章	重返芸川	15
第三章	将计就计	34
第四章	未雨绸缪	57
第五章	甲醛风波	78
第六章	借题发挥	98
第七章	安内于先	119
第八章	新鲜生活	140
第九章	狭路相逢	161
第十章	龙争虎斗	181
第十一章	爱的代价	200
第十二章	祸起萧墙	222
第十三章	水到渠成	243
第十四章	春暖花开	263

第一章 死里逃生

1

7月的雅加达已是热浪滚滚，而印尼亿万巨富张重年病逝的消息，就像一枚突然引爆的原子弹，把这股热浪推向了极致，整个千岛之国的上空弥漫着悲痛、沉闷与焦躁，一种空前的窒息压迫着这里的每一个人。继而这个消息便和热浪一起被海上的季风席卷而去，飞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亚太股市暴跌！欧洲股市暴跌！美洲股市暴跌！

此时，张重年的三儿子张洪生正被滞留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本来已是憔悴不堪的他，听闻父亲已经去世的噩耗，布满血丝的眼里，先是涌满悲痛的泪水，断而却又喷出火来，咬牙切齿地说道：“张洪涛，你等着！”

一周以前，久卧病榻的父亲把他从巴西召回雅加达，让他火速赶往南非处理金矿矿难事宜。望着病床上骨瘦如柴的父亲，洪生的心里像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咬一般，拒绝的话在嗓子眼转了好几个圈儿，最终还是咽了回去，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本来南非的金矿是由洪生一手创建的。当年他只身前往，凭借着一身视死如归的胆气和一腔热血，殚精竭虑，出生入死，打拼了一年，成就了张氏一份最赚钱也是最具潜力的产业。可就在金矿的赢利滚滚而来的时候，早已虎视眈眈的二哥洪涛却出手来抢了。洪涛先是死缠烂打地哀求父亲，被拒绝后又是寻死觅活地威胁。已是重病缠身的张重年，实在是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来应付这个从来都是不学无术的不肖之子了，就只好把洪生和洪涛叫来，让他们两兄弟当着自己的面协商。

张氏的资产数百亿，产业涉及矿产、石油、化工、房地产、烟草、医药、酿酒等各个领域，是由张重年几经沉浮打拼而来。几十年来，他掌控着

这艘巨型商业航母破浪前行，经历过战乱，经历过破产，经历过排挤打压甚至清洗，可他从没有皱过眉头，从没有退缩和逃避，都是一路过关斩将闯了过来，而且愈挫愈勇。可现在面对自己的儿子，他却显得那么苍老无助和无能为力。面对父亲那躲闪的带些恳求的目光，洪生还能说什么？还有什么可协商的？那就交出来吧。

张洪涛如愿以偿，欢天喜地去了南非，可没承想没出一个月就出了塌方事故，有二十多个当地的矿工被困在了地下生死未卜。事故出了，张洪涛却一溜烟跑回了雅加达，猫在家里再也不出门。张重年没办法，只好把刚到巴西开发铁矿的三儿子洪生急召回来，让他火速前往南非。

2

张重年得的是重度帕金森综合征，再好的药再好的医疗设备也是无力回天。尤其是近半年来，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真不知哪一天就会撒手西去，这一点张重年自己心里非常清楚。对于生死，张重年倒是看得很淡。自己活到了这把年纪，从当年一个烟厂的杂工干到现在的亿万巨富，大风大浪中练就的就是一身肝胆，自己的这些产业，哪一份不是出生入死打拼来的？要是怕这怕那怕死的话，恐怕自己一辈子走不出那个烟厂。死当然简单，可身后的事呢？那可不简单！

张重年有三个儿子。长子张洪波打小聪慧过人，最是可造之材，可惜他沉迷于艺术与女人，做起事来总是眼高手低，每次交给他的事情无一不被他搞成乱糟糟的一团，令他失望至极。次子张洪涛自小顽劣，早早就对张氏的产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可此子反复无常，没什么责任与担当，还屡屡生出一些不择手段的阴谋诡计，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唯有三儿子张洪生，心思缜密，沉稳干练，在胆识与心计上比当年的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巴基斯坦的化工、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南非的金矿、巴西的铁矿，他拿下的项目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凶险。可这也恰恰让他看到了自己这个儿子的魄力与狠辣，又或多或少生出了些担心来。

洪波和洪涛是张重年的大夫人所生，大夫人与自己白手起家，一路打拼，吃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受了多少怕，张重年心里最清楚。大夫人不到四十岁就撒手人寰，就是活活累死的，临死都没有闭眼，还是张重年用手给她

合上的。张重年明白夫人死不瞑目的原因，是担心她的两个儿子。就在给她合上眼的那一刻，张重年已在心里暗暗发誓，自己会让夫人的在天之灵安息的。

洪生是张重年的第二个夫人所生。这孩子自小有些木讷和孤僻，平时不言不语，脾气还很倔强，所以并不怎么讨父亲的喜欢。张重年对前面两个儿子的迁就与偏袒，对小儿子的严苛与疏远，其实张氏的上下人等都看得明白，也都明白大老板的心思。可明眼的人心里都清楚，这恰恰会害了前者。但这谁又敢跟张重年去说呢！

该发生的终究要发生。三个孩子在差别对待的父爱下成长了起来，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此时身在庐山之中的张重年才回过味来，可惜木已成舟，悔之晚矣。

自从张重年患病以来，他不得不为身后的事考虑了，到底该把手中的权杖交给谁，他始终在犹豫着。一年前，在三子洪生入主中国大陆房地产的时候，张重年就有意将手中的权杖交给洪生。可自打他表露出了这个意向，那一段时间张氏就总是波澜不断，意外频出。他明白是那两个儿子在作怪，也就一拖再拖，悬而未决。张重年深谙中华的历史文化，明白当年曹子建为什么作七步诗，也明白大唐初建的玄武门之变。此事，要慎之又慎啊！

当洪涛吵着闹着要南非金矿的时候，张重年就一直在观察洪波和洪生的反应。洪波一如既往地漠不关心。洪生看到了父亲恳求的目光，毫不犹豫地让了。南非的金矿发生了矿难，洪涛溜了，洪波躲了，他又让洪生前去处理。洪生依然毫不犹豫地去了。

当洪生点头答应去南非的时候，张重年就在心里拿定了主意。他意味深长地看了面前的洪生一眼，哪承想这一眼，竟是他们父子的永诀！

3

张洪生赶到南非的兰德金矿以后，并没有急着露面，而是暗中找到当年他留在这儿的一个亲信，先把情况摸清。这是洪生一贯的行事作风，胆大和魄力并不代表着冲动和莽撞，无论做什么事，他都会先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才会谋定而后动。

南非的兰德是全世界最大的黄金产地，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黄金的年

产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这里的地下虽然全是黄金，可开采条件却是相当落后和简陋，管理和安全措施也是相当的不规范，时有矿难事故发生，这一点洪生早就心中有数。所以这次张氏金矿发生塌方事故以后，洪生并不像洪涛那么惊慌失措，也不像父亲张重年那样忧心忡忡，心急如焚。

此次塌方事故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明显，就是张洪涛来到以后不顾生产实际和开采条件，一味地贪多贪快，违犯操作规程所致，这和洪生预料得差不多。棘手的就是岩层塌方事故发生以后，作为老板的张洪涛不是及时组织施救，妥善安慰和安置家属，而是溜之大吉，影响极其恶劣，在当地已经引起了极大的公愤。好在当地政府和矿业委员会已经出面，正在不遗余力地实施营救。

面对这种局面，张洪生明白，如果他现在出面的话，非得被群情激愤的家属给撕了不可，最好的对策只有等，等营救结果出来再说。虽说是等，可张洪生并没有闲着。他找到了当初在这儿所有的熟人，让他们挨个儿找到被埋矿工的家属，先做做沟通和铺垫工作，先把他们冲天的怨气化解一下，让他们知道张氏会负责到底的。另一方面，他也暗中找到了当地政府和矿业委员会的负责人，深表歉意的同时也暗示了张氏绝不会让他们白忙……

一天以后，塌方的坑道打通了，不幸中的万幸，被埋在矿下的 21 名矿工无一遇难，只有 3 个人受了伤，但并无性命之忧！一天云彩满散，洪生立马向父亲汇报。可电话响了好长时间却没人接，一种不祥的预感蛇一样地爬上心头。不一会儿电话打了回来，是老管家兴叔。他口气很急，让洪生赶紧回去。洪生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边却挂断了电话。

肯定是父亲出事了！而且还有人在动自己的手脚。张洪生从兴叔一反常态的反应中，敏锐地感觉到了事态的严峻和潜在的危机。自己必须赶回去，十万火急！

4

可南非这边哪是那么容易脱身的。金矿事故虽然没有死人，但善后和赔偿的事仍然十分难缠，若是处理不好，以后张氏在这里根本就无法立足了。能来这里淘金的人哪个都不简单，都不是善茬，所以关于赔偿标准的谈判已经进行了两轮，可仍然不能达成共识。尽管张洪生后院里已经燃起了熊熊大

火，可坐在谈判桌前的他，依旧是那么从容，那么沉稳，寸步不让，让谈判对手们看不到一丝希望。

谈判又僵持了半天，最后还是在矿业协会的出面调停下，双方才各退一步，签订了协议。金矿全面恢复生产以后，张洪生把这里的一切安排停当，这才心急火燎地赶往离这儿最近的约翰内斯堡机场。来到机场，一向机警的洪生便发现情况有些不对，他总觉得后面像是有人盯梢，甚至感觉到有一把黑洞洞的枪口在指着。可他一回头，却又没发现什么，但他相信这绝不是错觉，对于自己多年来出生入死练就的这种直觉，他深信不疑，这种直觉曾多少次令他死里逃生！

瞅了个机会，洪生便一下拐进了洗手间，等他重新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赫然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全身上下的行头全换了不说，还有一副大大的墨镜遮住了半边脸，原来棱角分明的下巴上也多了一把乱蓬蓬的大胡子，站在镜子前面，甭说别人，就连他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出了洗手间，洪生有意无意扫视了一下四周，就在他的目光落在正前方宽大的电视屏幕上时，他惊呆了，里面正在播放父亲张重年去世的消息！

晚了，终究还是晚了！洪生想起临别时父亲那意味深长的眼神，想起父亲那欲言又止的表情，当时他就觉得那一刻心里特别难受，可怎么也没有往这一方面去想。也可能那个时候父亲就已预感到了什么，可能那个时候父亲要对自己有所交代。悲痛，后悔，继而是愤怒！洪生使劲揪着自己的头发，强忍着满眼的泪水，咬牙切齿地说道：“张洪涛，你等着。”

父亲的病最怕焦虑，最怕刺激，要不是张洪涛硬要抢自己手里的金矿，重病的父亲何至于如此为难而令病情雪上加霜？要不是南非金矿事故的刺激，父亲绝不会这么快就撒手人寰！要不是张洪涛，自己怎么会连父亲临终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忽然，洪生又联想到自己当下的处境，为了张氏的权杖，为了这亿万财产，会不会是自己这个二哥要对自己痛下杀手了！

想到这儿，张洪生不再有丝毫的犹豫，转身出了机场，向开普敦港赶去。他现在只有走水路赶回雅加达。

5

张重年的葬礼简朴而又隆重，简朴是遵照老人的遗愿，隆重是为了表达

人们沉沉的哀思与深深的怀念。张重年的一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最终铸就了全球瞩目、所有华人都为之骄傲的辉煌成就。这样一位巨人的溘然长逝，怎能让人不痛心，怎能让人不惋惜！

整个葬礼现场庄严肃穆，异常凝重。各界政要来了，各位商业巨擘也来了，他们吊唁完逝者又一一向家人表示慰问。可前来吊唁的人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老人的三儿子张洪生没有在场？这种场面，这种气氛，况且豪门深似海的道理大家还是都明白的，所以没有谁开口去问。

举行完了葬礼已是傍晚，灯光昏暗的厅堂上只剩下大公子张洪波、二公子张洪涛和老管家兴叔。沉寂了好长一会儿，洪波盯着二弟洪涛看了一眼，转头对依然还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兴叔说：“兴叔，麻烦您老跑一趟，去把老夫人请来。”老夫人就是张洪生的母亲。洪波和洪涛虽然不是老夫人亲生，但老夫人为人善良温和，多少年对这两个儿子一直视若己出，从没有生分过，甚至比对洪生还要好上几分。

老夫人已吃斋念佛多年，而且身体一直不好，从不过问集团内的任何事情。此次老伴的辞世对她老人家打击太大，强打精神撑到葬礼完毕就被架着回房休息了，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想去打扰她老人家。可国不可一日无君，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今后整个张氏到底由谁来执掌？父亲生前有没有对老夫人做过交代？此时的洪波和洪涛真是一刻都等不得了。

兴叔去了以后，洪涛抽出一支加长的古巴雪茄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又长长地吐了出来，问一直闷坐在一旁的大哥：“这事，你怎么看？”仿佛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没有回过神来的洪波一愣，然后叹了一口气，幽幽地说：“老二，这事你连想都不要想了。”

一听这话，洪涛“啪”地一下把刚吸了几口的雪茄烟扔在了地上，用脚狠狠地踹着说道：“凭什么，凭什么呢，你就那么甘心？”洪波又叹了一口气道：“这有什么不甘心的？再说，你不甘心又能怎样？”

是啊，不甘心又能怎样？自从父亲生病以后，张氏的大部分业务都是洪生在一手操持，而且蒸蒸日上，不出什么意外的话，由他来接手张氏既是顺理成章又是众望所归。这一点他们兄弟二人心里很清楚，急步走回的兴叔也非常清楚。

兴叔跟随张重年已有四十年，张氏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没有他不清楚

的，也没有他看不明白的。老爷去世以后，如何隔绝了与三少爷洪生的所有联系，怎么又急急忙忙操办了葬礼，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他心里再明白不过了。可他更明白自己的位置，管家就是管家，下人就是下人，不该管的千万不能管，更何况他根本就管不了。

6

见只是兴叔一个人回来，洪涛就问：“老夫人呢？”兴叔答道：“老夫人说她累了，就不过来了，不管什么事情，由你们二人商量着办就是了。”

“我们两个商量着办？”洪涛差点给气乐了，“我们能商量着办就好了。”这时，在一旁的洪波开了口，说道：“兴叔，您老也不是外人，您应该知道我们两个让您去请老夫人的意思。”

兴叔轻轻干咳了一声，郑重地说道：“老夫人也说了，关于老爷身后的事，老爷没有对她做什么特殊的交代，一切的安排老爷都写在了遗嘱里。”

“遗嘱？”洪波和洪涛都大吃一惊，果真有一份遗嘱！老爷子离世之前的几天，他们二人一直守护在左右，本想他老人家一定会留下什么话，可到底却是什么都没说，他们本以为结果会在老夫人那儿，没承想凭空又杀出一份遗嘱来！

“遗嘱在哪儿？”二人齐声问道。

“老夫人说在律师团的保险柜里。”

“遗嘱的内容呢？”洪波迫不及待地问。兴叔摇了摇头。洪波又问：“什么时候公布这份遗嘱？”这次兴叔没有摇头，说道：“这由你们来定。”

张洪波不再作声，脑子却在飞快地旋转。遗嘱的内容不会有什么悬念，就是用脚后跟想也能想明白，这一切都是为洪生准备的！为什么老爷子临终对身后的事只字未提，还不是因为他的宝贝三儿子不在场？为什么老夫人对此事如此沉得住气还这么漠不关心，还不是心里早就有了底？原来父亲对自己和洪涛一直以来的偏爱都是假的、骗人的；还有老夫人，对他们的好那也是装给外人看的，到了最终的关键时刻，她怎么可能不向着自己的亲儿子？想到这儿，洪波在心中暗道：既然你们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

一旁的洪涛看见大哥脸上的阴晴变幻，就对兴叔说道：“兴叔，您老人家这几天也累坏了，早些回去休息吧。”兴叔点着头，试探着问：“那遗嘱公

布的时间……”洪涛看了一眼大哥洪波，说道：“此事宜早不宜迟，一刻也耽误不得，那就明天一早吧。”洪波也附和道：“是啊，此事关系重大，恐怕夜长梦多，还是越快越好。”

兴叔本还想说什么，可嘴巴张了几下，还是把话咽了回去，深深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见兴叔走了，洪波盯着洪涛看了一眼，轻声问道：“南非的事，是你安排的？”洪涛一愣，连忙故作镇静地一笑，说道：“你是说金矿的塌方吗，那我能安排得了？”洪波仍在盯着他继续问：“那你是安排不了，可后面的事你却安排得了。”

洪涛不再作声，沉了一会儿说道：“那还不是为了我们哥俩。”洪波重重地点了点头，说道：“有把握吗？”洪涛说：“到现在还没有回信，我估计够呛。”洪波听了眼里闪出了一道寒光，狠狠地咬着下嘴唇，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未必！”

出了厅堂的兴叔来到花草繁茂的院落深处，仰天望着夜空中一轮清冷的弯月，叹道：“老爷，您走远了吗？您能瞑目吗？”突然，他只觉眼前一花，一个黑影出现在眼前！

7

这个黑影正是张洪生。

张洪生经过一番乔装改扮离开约翰内斯堡机场，赶到开普敦港口等了一个下午，才登上了一艘开往雅加达的货轮。这一路上倒还是比较安全，到了雅加达他才知道，父亲的葬礼已经举行完了，这就更加印证了他对当前境况的猜测。看来，这真是要在张氏上演一场“玄武门之变”了。

直到夜深人静洪生才潜回家里，他已在花草丛中猫了一段时间，看到了洪波、洪涛还有兴叔在厅堂里的一举一动。等兴叔从里面出来仰天长叹的时候，他就明白了兴叔的心思与态度，这才现身。被吓了一大跳的兴叔定下神来，一看是三少爷洪生，惊得他差点喊出声来，慌忙用手捂住了张大的嘴巴。

兴叔拽着洪生来到花丛深处的一处花房，轻轻开了门，看看四周没什么动静，他二人这才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来到里面坐下来，兴叔就迫不及待

地问洪生为什么现在才赶回来。洪生也没有细讲，只是问家里的情况。兴叔就把家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对洪生讲了，讲完了又急急地补充说：“明天就要公布遗嘱了，你打算怎么办？”

“明天？这么急！”洪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接着就对兴叔说，“这事您老就不用管了，千万不要把您再牵扯进来。”说完他就急急往外走。兴叔一把拽住他，去门外四处查看了一下，才招手让他出来。洪生离开花房，就又消失在花草丛中。此时的洪生心乱如麻，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无助，不由想起自己最得力的助手战一杰。要是有他在身边该多好啊！

洪生本想再去母亲那里看一看，但踌躇再三还是没有去，就急匆匆借着夜色的掩护离开了。可他万万也没想到，就在他悄然离去的那一刻，却被隐藏在黑暗之中的一双眼睛发现了！

第二天的天气非常闷热，让人从里到外都憋得难受。一大早，张氏大厦的一楼前厅就已非常热闹。昨天深夜，张氏的各位董事接到董事会秘书的电话通知，要在今天一早召开紧急董事会议，由律师团当众宣布已故董事长张重年的遗嘱！因为刚刚参加完老董事长的葬礼，全体董事都还没有离开雅加达，所以一大早人们就全聚集到了这里。

对于葬礼上三公子洪生的缺席，大家心里都揣着种种猜测，现在又这么急着要宣布遗嘱，就更不得不令人生疑。关于遗嘱的内容，董事们嘴上虽然不说，但都已心照不宣，以老董事长的睿智与眼光，张氏的接班人十有八九就是这个迟迟没有露面的张洪生。这也是大家所希望的，张氏只有在他的手里，才能继续扬帆远航，再创辉煌，可真要是落在其他二位公子手里，那就前途未卜吉凶难料啦。

可这位三公子他到底在哪儿呢？

就在此时，门厅的大门一开，只见精神抖擞的张洪生健步如飞地走了进来！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由眼前一亮，先是一阵短暂的沉寂，接着就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就在这掌声之中，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枪响。同时，一个身影箭一般地扑向了张洪生，现场一片大乱……

等吓蒙了的人们反应过来才看清，扑上前去的那个人为张洪生挡住了子弹。此人正是刚刚从中国大陆赶到雅加达的战一杰！

雅加达阿波罗医院通往手术室的通道上，躺在担架车上的战一杰已进入昏迷状态，但他仍然紧紧抓着张洪生的一只手。张洪生跟着担架车在跑，他明白，战一杰这是有事放不下要跟自己说。他就把另一只手使劲握在战一杰的手上，让他放心，一切都会好的！

手术持续了五个多小时。等手术室的门一开，张洪生就扑上去拉住了大夫。大夫说手术非常成功，已经没有生命危险，子弹距心脏只有两厘米，不幸中的万幸啊！

等看着战一杰从手术室推出来转进了重症监护室，张洪生这才长出一口气，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把医院这边的一切安排停当，就马不停蹄赶回张氏大厦，那里还有一大摊子事等着他去处理。枪手已经逃走，洪波和洪涛到现在也一直没有露面，虽然洪生百分之百可以断定这次枪击事件与他二人脱不了干系，但在凶手没有擒获之前，他仍旧拿他二人没有办法。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即公布遗嘱。

张氏集团宽大的会议室里，当着所有董事的面，律师团把张重年的遗嘱拿了出来。尽管张氏的大公子张洪波和二公子张洪涛不在场，但鉴于老董事长去世以来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律师团经过商议，还是决定以最快的时间公布这份遗嘱。

张重年的遗嘱宣读完毕，现场一片寂静，哪怕有一根针掉到地上，也会像炸雷一样惊人心魄。这份遗嘱既在意料之中，却又是大大的出乎意料。张重年在遗嘱中安排：由三子张洪生接任张氏集团的董事长；张氏在南非的金矿和巴西的铁矿交由长子张洪波，可以不受张氏集团总部的管制；张氏在俄罗斯的石油和中东的化工交由次子张洪涛，可以不受张氏集团总部的管制！这份遗嘱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目瞪口呆，难道张氏就这么瓜分了？难道这就是老董事长作为父亲的良苦用心？

金矿、铁矿、石油、化工，这四大产业在张氏集团虽然占的份额不是很大，但利润和回报却是最高。把这四块肥肉分给了洪波和洪涛，而且可以不受张氏总部的管制，那张洪生接过的这口锅里还剩下什么呢？他这个张氏集团的董事长该如何来当呢？

散会以后，只剩下张洪生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眉头紧锁。对于父亲的遗嘱，洪生做过各种各样的猜测，但万也没想到会是这样，估计自己的两个哥哥也没想到，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迫不及待地对自己痛下杀手。父亲啊，你这好父亲是当了，可接下来的张氏怎么办？难道您就亲手让张氏就这么四分五裂了？难道您就忍心让自己倾尽一生的心血这么付之东流了？

不可能，绝不可能！洪生相信这绝不是父亲立这份遗嘱的真实意图，以他老人家的责任担当和深谋远虑，即使再病再糊涂也不会出此下策。那父亲这份遗嘱的后面又藏着一个什么样的谜题呢？冥冥之中洪生仿佛看见父亲那深邃的目光在盯着自己，那目光中有信任，有鼓励，有期望，而洪生看到最多的，却是考验！

9

整整一宿，洪生就一直坐在那里，当黎明的第一抹曙光照进窗口，就把他的心也照亮了，洪生终于找到那份遗嘱的谜底。张重年倘若把整个张氏都交到张洪生手上，那洪波和洪涛怎么办？洪生的果断与狠辣，张重年是了解的，以洪生的性格，再加上洪波与洪涛的任意胡为和不加节制，最终洪生肯定会把他两个哥哥逐出张氏，那他张重年还有何脸面去见结发夫人的在天之灵？而把张氏最好的产业项目挑出来交到洪波和洪涛手上，就成了他二人手上的免死金牌。张重年料定，洪生绝不会让张氏分裂，也绝不会眼睁睁看着那几个项目在两个哥哥手上败掉。

“这是何等良苦的用心啊！”张洪生在心中慨叹，“可英明一世的父亲啊，您哪里知道，您一心力保的那两个儿子，早就磨刀霍霍地先下手为强了。”想到这儿，洪生心念一转，马上又释然了。也许，父亲早料到他的两个哥哥无论如何都是斗不过自己的！那现在自己该怎么办呢？一阵清脆的手机铃声打断了洪生的冥思苦想。电话是医院打来的，说战一杰醒了。

张洪生赶到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时候，战一杰已经又昏睡了过去。望着面色苍白浑身插满管子的战一杰，洪生鼻子根儿一酸，泪水就涌满了眼眶。一年以前，自己这个最得力的助手怀揣着自己密授的三个锦囊去了中国大陆，此次回到雅加达肯定是大功告成来报喜的，可哪承想喜还没报呢，却先替自己挡了枪子儿，差点把命丢了。

一年前张洪生把战一杰派回芸川，悄然拉开了进军中国房地产的大幕，现在看来，那确实是一步妙棋。也许正是当年这暗度陈仓的一步棋，才能解开父亲留给自己的这个玲珑棋局！

此时，正在昏睡之中的战一杰觉得自己正在奔跑，先是跑在自己儿时的田野上，田野上鲜花盛开，芬芳四溢，跑着跑着自己身边就汇集了一大群人，有胡玉庆，有胡小英，有肖春梅，有钱冬青，后面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全是芸川啤酒厂的工人。忽然，前面的鲜花消失了，绿草也消失了，一股股被污染了的臭水从四面八方涌来，不一会儿就汇聚成了一片沼泽，胡玉庆陷进去了，肖春梅陷进去了，马上所有的人都陷进去了，只有他自己还站在那里。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忙不迭地伸出手去救人，去救每一个人，可他一个也没救起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拼命挣扎，在一点点地陷下去，陷下去。正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只见张洪生驾着一艘船向这里划了过来，战一杰就使劲地招手，拼命地喊。船过来了，洪生也过来了，看着眼前的一切，看着声嘶力竭的战一杰，洪生什么也没说，却从腰间掏出了一把枪对准了他。随着“啪”的一声枪响，战一杰浑身一颤，睁开了眼睛。

10

从梦中惊醒的战一杰，第一眼看到的恰恰是在梦中向他开枪的张洪生，不由大叫一声，差点又晕过去。洪生不明白战一杰第一眼见到他为什么会如此反应，就使劲抓住他的手急急地问：“一杰，你怎么了？是我，我是张洪生。”

真真切切听到了洪生的声音，真正感受到了洪生手上的热度，战一杰这才慢慢回过神来，想说话却怎么也张不开嘴，只好勉强冲他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这时大夫走了过来，对洪生说现在病人不能激动，也不能讲话，等三天后转出重症监护室才能正常探望。洪生当然明白今天他之所以能来见战一杰，是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医院才勉强破例允许的，所以他也不再做过多的停留，只是在战一杰的手上又轻轻地拍了拍，就起身离开了。

离开医院的那一刻，洪生已经想明白了自己的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回到张氏大厦，兴叔已在办公室里等他。兴叔告诉他，张洪波和张洪涛已经露面，正在老夫人那里。洪生就问：“他们想干什么？”兴叔摇了摇头，只是

说：“老夫人让你过去。”

洪生赶回家径直来到母亲的房间，一进门就看见张洪波和张洪涛正跪在地上，而母亲正闭目端坐在蒲团之上，一脸的平静慈祥。见洪生来了，母亲就让跪在地上的洪波和洪涛起来，招手让他们三人都坐下，这才开口说道：“父亲的遗嘱你们都明白了吗？”

沉默了好一会儿，洪生沉声说：“明白了。”又过了一会儿，洪波和洪涛也懦懦地说道：“明白了。”老夫人又对洪生说道：“你的两个哥哥说不会脱离张氏。”洪生听了一愣，还没等他开口，又听老夫人一字一句地说道：“以往的事就让它一笔勾销吧。”洪生听了这句话，就抬头去看母亲。只见母亲正盯着自己，慈祥的目光中满是恳求与期待。再看一旁的洪波和洪涛，也正眼巴巴地齐盯着自己。沉吟了半晌，洪生才重重点了点头……

经历了一番暴风骤雨的张氏集团终于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新任董事长张洪生主持的第一届董事会上，张洪波和张洪涛信誓旦旦表了决心，表示坚决支持、拥护新一任董事长，保证一定会尽心竭力把自己分管的业务做好，不负老董事长的信任与重托。在场的董事们虽都不明就里，但对这个结果还是感到满意和庆幸，不管怎样张氏总算是平安渡过了这一劫。会议最后，张洪生本想把集团下一步准备大举进军中国大陆房地产的设想提出来，可考虑到现在战一杰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自己对他工作的进展情况还不是十分清楚，还是忍住了没说。

张氏的一切又恢复了正常，这艘巨型商业航母在新一任舵手的掌控和指引下，又重新扬帆起航……

11

一个月以后，已经能够行动自如的战一杰来到了张洪生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张洪生把他让到沙发上坐下，亲自去给他泡茶。茶水泡好了，他俩就坐在沙发上促膝而谈。

战一杰汇报得相当详细，把他当初如何揣着老板的三个锦囊回到了芸川，如何依计而行，先是创新开发了冬令啤酒，一举占领市场；继而推出苦瓜啤酒，重新启用“梦泉”品牌；后又成功举办了啤酒节，迅速把企业做大做强。同时，借机与芸川市委书记付茂山拉上了关系，利用与付茂山的关系